

# 試論《學庸淺言新註》 對「格物致知」之詮解③

鍾雲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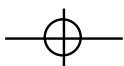
(續一八八期)

「心」是引導人一切思維的主因，而伴隨心物之蔽所引發的具體外在行為表現則稱為「身物」，故〈本文〉說：「心物自蔽，身物自染。」〈節解〉對身物的解釋曰：

何謂身物？因其心物未慎於隱微，貪嗔癡愛遂滋蔓焉，行於身發於外是也。（頁20）

又云：身者，心之役。心物滋蔓，發於身，身安敢不惟命是從乎？（〈節解〉頁22）

據此可知，身物乃因「心」之作用而起。人的行為，因心作用而將其所隱藏之貪嗔癡愛的想法表現於外，此一行為，不僅未能符合道德標準，更遑論於修道人鍛鍊心性的要求了，是故其於補述之時，先講明去除心物的重要性，再論及驅身物之必要。就理論上言，覺心物之非為先，驅身物之動為末，但就修持上而論，二者之去除實無先後，因為聖人所戒慎恐懼者實為「隱微之間」，因此對於掃除心物、身物之非，實無先後之分，〈本文〉言：



身物昭著，莫不自染己心焉。故賢人驅身物於昭著者，以其心物未慎於隱微也。心物弗慎於未動之間，貪嗔癡愛遂熾焉，而現於言行矣，此謂之身物昭著也。故驅身物者，即曰覺心源也。心者易動，深恐始勤終懈，是病焉，則身物復昭著矣。如能如終覺心，則亦漸趨於覺性矣，及其成功一也。  
(頁211-22)

在此說明了驅除身物的重要性，能夠對生命進行反思者，時時刻刻可由其行為舉止作一自我省思。因此在宗教體驗中，即是由自我行為作一初步檢討，然後才可論及對與宇宙同體同德的光明本性作深刻的理解與體會，是以除心物與驅身物二者偏一不可。驅身物之主要目的在覺心源，心為一切思維之主，如能導心為正，勿使其走入貪嗔癡愛之途，則心正身正，身物自然驅除。身物無存，則心源自明，則自性光明，不受凡界俗事干擾，而修道一途必然可成，因此〈本文〉才說：「如能如終覺心，則亦漸趨於覺性矣，及其成功一也。」而〈節解〉亦言：

「故慎心物於隱微者，至性本來面目也；驅身物於昭著者，清心台之源流也。」（頁20），因此除心物去身物為《學庸淺言新註》對於「格物」一詞的註解，也是我們對於其補傳應有的初步認識。

## 二、「格物致知」與「誠意正心」

在「格物致知」的補述上，《學庸淺言新註》對於「格物」一詞的著墨較多，主要原因在於其將「物」的意義措置於心物與身物的定義上，而此二義正是一般人最易犯染的缺失，而這樣的缺點、毛病足以影響我們在道德上的修維，而這種損耗是無形的侵蝕，使人陷入其中而不自知，如此則人的行為一日一日的蠻橫無理，本性一天天的走向黑暗、淪喪的一面，因此「格物」的鍛鍊與體驗為修道人驅除脾氣毛病與明心見性第一工夫。職是之故，《學庸淺言新註》對於「致知」的撰述則是敘述不多，甚至於本文都不見對「致知」的解釋，是以對於「知」的認識，需由〈字解〉與〈節解〉中探求。

在〈節解〉中對於「致知」的基本定義是「良知即自性也，致者推廣行遠也。」（頁4）可知在此對於「致知」的基本認知乃將天賦本性推行廣遠，也就是發揮天所賦與的良知良能，這是《學庸淺言新註》對於「致知」的基本定義，而其對於「致知」的宗教義亦由此展開。

由於補傳對於「致知」的著墨不多且多與「格物」一同解釋，因此我們探討「致知」的意義時，則需與「格物」一齊視之，在〈本文〉首段「所謂致其知在格其物者」的〈節解〉云：

是以欲將良知良能推廣行遠，必須格心物也。……是以欲將良知良能復初，推廣行遠，非徹底將此心之四物剷除不可。（頁17）18）次段「是以欲格其心物者」的〈節解〉則言：心物所生……本然之性遂受傳染之性所蔽矣，故欲致其良知，覺之初，當何如也，其良方下備載焉……（頁18）

據其所論，可知其將「知」的定義為「良知」，亦即天賦本性，較接近王陽明對於

良知的看法。而其在詮釋良知時必與格物一齊講解，可知注解「格物致知」者認為，格心物、驅身物為修行的首要工夫，格物之後良知自然顯現，若無格物的基本體認，則良知已受心物、身物所蒙蔽，何能呈現天所與我的良知良能呢？因此〈節解〉又言：

如格物工夫不能作到盡善，而欲致其良知者，猶之築屋，基礎未堅，而欲上營其華，則恐危矣……是故格物者，乃聖功之要領，願有志於道者，幸照吾言，躬行實踐，則心物可格，性體圓明，而至道凝矣。（頁19）

由此可見，「格物」是修道人驅除脾氣毛病與掃除物慾的基礎鍛鍊，唯有克服貪、嗔、癡、愛的欲求，才能使本性具足，本性光明圓滿，則良知良能自然落實呈現。因此在「格物致知」的體驗工夫上，「格物」為首要達到的目標，「格物」若成，則良知自然明現，此為《學庸淺言新註》對於「格物致知」詮解意義。

雖然《學庸淺言新註》主要乃在於對

「格物致知」作補傳，但是其對於「格物致知」與「誠意正心」之間的關聯亦有其看法，補傳（本文）即言「是故君子慎心物於隱微，遏意惡於動機。」說明的心之動與意之動的密切關係，此段文字的〈節解〉作了詳細的描述：貪慾、嗔忿、愛妄皆由於心物之不慎於隱微，遂相因而生焉。故心為大同之先導，心為浩劫之動機，心為萬事之源樞，心為鬼神之趨徑也。不甚於心物之隱微，則意惡流浪，遂相因而動機焉。聖人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無非慎隱微，遏動機也。……故欲致其良知，慎心物遏意惡，乃為當前之急務矣。（頁19）

在此說明心之動與意之生是息息相關的，而最重要的契機在於「隱微之間」，而「隱微」一詞在〈中庸〉中所重者乃君子的「慎獨」工夫，而此一隱微與慎獨的意義在同書〈中庸淺言新註〉的解釋是「隱微者，心物欲動未動之間也……是故修性之君子，所慎者，心物欲動未動之間也……是故君子慎其獨者，乃慎隱微微心念也。」（頁2）

此一說明亦著重於心物興起時的一念之間，因此所說的「慎心物、遏意惡」所說的即在這頃刻之間的意念想法了，一念善即為君子聖人，一念惡則為小人惡鬼，因此才特別叮嚀修道人要慎於心物欲動與未動之間，謹防於心物導引惡意的興起。

〈大學〉與〈中庸〉都講究慎獨，但二者的意義有所不同，〈大學〉從誠意說慎獨，即從人心說，而〈中庸〉則從不睹不聞說，乃從性說（註19）。但是民間宗教家乃結合二者而論，就心物之動影響意念之生乃從人心上而論，就意念之生而影響良知良能之自覺，乃由性而論，然無論從心而論或從性而論，「格物」是一切為聖工夫的要領，是以其言「故欲致其良知，慎心物遏意惡，乃為當前之急務矣。」

註釋

（註19）參楊祖漢《中庸義理疏解》（臺北：鵝湖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三版）頁96。

（續下期）